

# 西德「和平運動」剖析

洪茂雄

## 一、引言

十月，在西歐主要大城市，掀起了一片反核子示威的巨大浪潮。

首先，十月十日在西德首都波昂聚集了三十萬示威羣衆。他們分別來自西德和西歐各地，由四十二列加班火車和三千輛特別租用的巴士運送而來。這些人數比波昂市的人口還要多。示威者要求歐洲成爲無核區，抗議美國計劃在西歐部署「潘興二號」和「巡弋」二種飛彈；大叫「西歐不是美國核子殖民地」。這是西德戰後最大規模的抗議行動<sup>①</sup>。

接著，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配合聯合國的「裁軍週」，在倫敦、羅馬二地又舉行二十萬人以上的大規模反核示威運動，指責美蘇在歐洲擴充核子武器，危害世界和平<sup>②</sup>。其他西歐各主要城市，如巴黎、布魯塞爾、奧斯陸、哥本哈根等地，也同時舉行示威遊行。東德亦特別挑選戰後美、英、蘇三巨頭開會地點波茲坦（Potsdam），發動五萬人的示威遊行，要求終止武器競賽和禁止生產中子彈<sup>③</sup>。

這些巨大的反核浪潮，不外乎要求：取消中程飛彈的部署，撤走一切核子武器；反對在歐洲部署中子彈；和東西方儘速進行談判，繼續「和解」，以維持歐洲地區的和平。

因此，這種反戰，反核示威活動，在西德又被稱之爲「和平運動」（Friedensbewegung）。

西德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處於最重要的戰略地位。國土與華沙公約會員國東德、捷克毗鄰，受蘇俄軍力優勢之威脅，對國家安全最爲敏感。居安思危，西德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建設，人民生活水平扶搖直上，躍居世界前五名，豈願看到重建美麗的家

註①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 12. 10. 1981.

註② 見〔聯合報〕，民國七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註③ *FAZ* 26. 10. 1981.

園毀於一旦。是故，十月十日，在宗教團體、學生和生態保護者等合力策動下，舉行其德國歷史上罕見的和平示威運動。由於整個運動的發展，有計劃，也有組織，其可能帶來的影響頗引起世人之注目，值得吾人進一步去探討。

本文擬就「和平運動」的背景，和其衝擊所帶來的影響，提出個人的看法。

## 二、「和平運動」之背景

### 1. 恐懼核戰之心理

曾任西德聯邦政府援助發展中國家部部长、現為社會民主黨主席團成員的葉普勒(Erhard Eppler)，最近一年來熱衷和平運動，為德國各政黨中最積極參與的領導人物，且獲有「和平政治家」(Friedenspolitiker)的封號。他接受漢堡「明鏡週刊」(Der Spiegel)訪問時說：促成今天「和平運動」有三個根源：第一是許許多多的人民對東鄰條約(Ostverträgen，即一九七〇年的德蘇、德波條約，一九七二年德捷條約和與東德簽訂的基本條約)的失望。這些條約對裁減軍備的談判並無益處，反而予人以加速軍備競賽的感覺。第二是核子威脅日益增長。新武器以其準確性、機動性及其多彈頭的核子威力，瞄準西歐各大城市。第三是北約「增加武裝」(Nachrüstung)的決議<sup>④</sup>。

事實上，後者是導致「和平運動」的近因。早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決議，將在一九八三年以後部署五百七十二枚新型核子飛彈(包括潘興二號和巡弋二種飛彈)。在雷根接替卡特出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新政府擺出強硬反蘇的姿態，主張以強大的實力，維持世界和平。因此，雷根上台後積極致力重建全球性的戰略核子武器，並擬如期在西歐的西德、英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等盟國部署戰術性飛彈。美國政府的此項努力，已引起西歐人民的恐懼。因為東西歐彼此交界，如果華約和北約兩大集團發生戰爭，無論是傳統戰或核子戰，首先遭殃的就是西歐。所以，示威者叫囂著：「雷根的和平，即是我們的死亡」，「北約和蘇俄會把西德變成超級大國的戰場」<sup>⑤</sup>。

據最近外電報導，蘇俄和美國在歐洲部署的飛彈如下表<sup>⑥</sup>：

註④ Der Spiegel, Nr. 25, 15.6.1981, S. 34f.

註⑤ FAZ, 12.10.1981.

註⑥ 美國總統雷根在十一月十八日演說中提到美蘇飛彈部署的資料。見「聯合報」，十一月二十日。蘇俄頭子布列茲涅夫十一月二十二日訪問西德時，曾以書面告訴施密特總理有關蘇俄在歐洲部署核武數目。計地面飛彈四九六枚、海上飛彈十八枚、核子轟炸機四六一架，見「中國時報」，十一月二十六日。

合計	彈頭總數	每 帶 彈 頭 枚	部署 數量	射 程	項 別	
					數量	飛彈種類
	315	1	315	1900 km	SS-4	蘇
1100	35	1	35	4100 km	SS-5	俄(現有)
	750	3	250	4400   5000 km	SS-20	
	108	1	108	1800 km	潘興2號	美國(一九八三)
572	464	4	116	2500 km	巡弋飛彈	

※每個發射器安置四個飛彈

這麼多的核子彈頭部署在歐洲，一旦戰爭爆發，一場人類大浩劫，將難避免。因此，和平主義者振振有詞的說，蘇俄部署SS4和SS5瞄準西德將近二十年。現在又有SS20，每個彈頭至少有一百萬噸黃色炸藥威力，幾乎是廣島原子彈的五十倍。只要十分之一的這種飛彈，就足足可以解決整個西德<sup>②</sup>。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美軍在廣島、長崎擲下的二顆原子彈，造成四十一萬人的死亡<sup>③</sup>。這個人類有史以來的大災難，當然餘悸猶存。有關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慘劇之照片等歷史資料，熱心「和平運動」之士，除了編輯成冊，廣為流傳外，擬在今年年底，首先在漢堡舉行展覽，而後陸續在其他城市展出，用以警惕世人<sup>④</sup>。

註② Der Spiegel, 同註①。

註③ 同註①。

註④ 同註①。

核戰固然可怕，但因恐懼核戰，而訴之反核運動，就能順利達成和平的願望嗎？事實上，西歐這三十年的安定和繁榮，即是美國核子傘保護下所帶來的結果。

## 2. 教會推波助瀾

和平和教會有不解之緣。有些教會人士也喜歡把和平和教會連接起來，稱之為「和平教會」。

二次大戰後，西德天主教和基督教都積極從事和平宣傳與和平工作的參與，試圖轉移世人對德國人好戰的形象；同時也教化自己的國民以「和為貴」，與鄰邦和睦相處。當西德從廢墟中重建起新的家園，欣欣向榮之際，教會首先倡導贖罪號召，組織「和平工作團」。如德國基督教會 (EKD, Evangelische Kirche Deutschlands) 自一九五八年起，成立許多「和平工作服務團」，招募自願（無給薪的）服務者，分判送往以色列，在屯墾區 (Kibbuzim) 協助一般性工作；或派到波蘭，在以前納粹集中營奧西維茲 (Auschwitz, 今名 Oswiecim) 和麥大內克 (Majdanek) 等地，協助修護整理紀念場地<sup>⑳</sup>。

在天主教方面，較有傳統的和平運動，即「和平基督」(Pax Christi) 這個組織。它於一九四四年在法國創立，一九五一年成爲國際性的組織，一九七一年設祕書處於海牙<sup>㉑</sup>。該組織以促進全世界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和平相處爲職志，並從事和平理論之研究和宣導。

西歐的教會最早有計劃有組織的倡導反核運動是在荷蘭。荷蘭的天主教改革教派和基督教等在一九七七年成立所謂的「各宗教和平委員會」(Interkircher Friedensrat)，首先舉行和平大會，倡議「核武器離開這個世界，首先從荷蘭開始。」今年十一月廿一日阿姆斯特丹，又舉行了一次戰後最大規模的五十萬人反核示威遊行。年來，在荷蘭已先後發生了十次以上的反核風潮，西歐輿論界譽之爲「荷蘭傳染病」，正在蔓延整個歐洲<sup>㉒</sup>。

面德的教會公開反核活動，在一九八〇年發軔。是年天主教於西柏林召開教友大會 (Katholikentag) 時，教會內部的左傾份子，首次揭槩「基督徒反對核子軍備」，徵求簽名響應<sup>㉓</sup>。其他基督教派紛紛跟進，並提出「不要軍備，只要生存」，「放棄」

註⑳ Auschwitz 爲納粹統治時代最大的集中營，建於一九四〇年，一共關了四百四十萬人，其中將近四百萬人被殺害。Majdanek 也是大集中營之一，建於一九四一年，有一百三十八萬人在此地被殺害。參見 Meyers Kleines Lexikon, Leipzig, 1967, S. 614, S. 879.

註㉑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Wiesbaden, 1972, Bd. 14, S. 323.

註㉒ Der Spiegel ㉓。

註㉓ Der Spiegel, Nr. 18/27. 4. 1981, S. 19.



武器，創造和平」等口號<sup>⑮</sup>，同時發動各地區教會積極參與反核行動。今年四月北約在波昂召開部長會議時，即有二萬五千人參加反核行列，其他地區響應簽名的反核浪潮，亦此起彼落。六月十七日在漢堡召開第十九屆基督教大會(Evangelischer Kirchentag)時，已有一百萬人簽名<sup>⑯</sup>。這次基督教大會，掀起反核的高潮，居然以反對部署核武器為大會討論的主題，打破以往以宗教事務為主題的慣例。大會有十五萬人參加，西德總統卡爾斯頓士(Karl Carstens)和總理施密特亦在其列。會中一再的強調耶穌山中聖訓：「創造和平的人是有福」<sup>⑰</sup>。許多青年學生公開向施密特總理表示，「我們害怕」！害怕核子戰爭的來臨，害怕人類趨於滅亡。施密特只好勉強面帶笑容說：「你們有理由害怕。」國防部長阿培爾(Hans Apel)在大會演說時，還吃了與會青年投擲的生雞蛋。因為阿氏曾在大會呼籲，反對部署飛彈的人，不要對這一問題興風作浪，製造緊張<sup>⑱</sup>。

### 3. 反叛的新生代

西德著名的社會學家謝士基(Prof. Dr. Helmut Schelsky)將戰前出生，而在戰後成長的一代，稱之為「懷疑的一代」(Die Skeptische Generation)<sup>⑲</sup>。他們對西德的命運，自己的前途，殊多存疑，對西德從一堆廢墟中重建欣欣向榮的家園也感到意外。

如從戰後出生，而在富足安樂的環境中成長的新生代來觀察，則這一代又多不滿現狀，從事恐怖活動，造成了六十年代以後學生反抗的狂風暴雨。所以有人又把這一代稱為「反叛的新生代」。

時下參與和平運動者，絕大多數就是這批青年學生。他們目前普遍存在著一種心態：將美蘇擺在同等的道德層面，認為兩超級大國基本上只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是現在世界上的二惡。西德前總理、現任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布蘭德，也抱著同樣的態度<sup>⑳</sup>。因此，該黨的青年組織(Juso)主席皮西克(Willi Pieczyk)就說：「北約不應作為一個軍事保護而讓美國在第三世界冒進的聯盟。」這個相當左傾的組織同時認為，計劃在西歐部署的五百七十二枚飛彈，祇是用來滿足美國的戰略，昇高武器競賽。這會刺激蘇俄，增加其對西歐的威脅<sup>㉑</sup>。

註⑮ Pazifismus 81，頁註⑩至S. 26.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同註⑮，又見聖經新約，瑪竇福音第五章。

註⑱ FAZ, 18. 6. 1981.

註⑲ Helmut Schelsky, Die Skptische Generation, Disseldorf, 1957.

註⑳ Der Spiegel, Nr. 42/12.10. 1981, S.19-20.

註㉑ Der Spiegel, Nr. 33/10.8.1981, S.22-28

對於蘇俄的積極擴充新武器，這幫人却視而無睹，反認為蘇俄如果蓄意侵略西歐，為何在過去廿五年之中不攻打西歐。然而他們對「西歐一九四五年以來，能够維持長期的和平，可能是東西軍力均衡的結果」這一論證，却漠視不提。

值得吾人注意的是，西德「和平運動」的發展，應歸因於左派份子——共產黨員的大力宣揚和積極參與。以十月十日在波昂舉行的三十萬人示威活動為例，該項活動原由西德二個基督教組織聯合出面負責，有七百七十團體連署贊助，其中至少有一百個團體受到德國共產黨（DKP）的控制<sup>②</sup>，而德國共產黨又聽東德的指揮<sup>③</sup>。或許是中了共產黨宣傳的圈套，西德在現階段出現了這種論調：反抗蘇俄是無望的，爆發對蘇俄的敵意，將摧毀整個西德。這種姑息態度或中立主義的傾向，正在增長中<sup>④</sup>。

由輿論學專家諾伊曼教授（Elisabeth Noelle-Neumann）主持的民意測驗機構阿蓮士巴哈研究所（Allensbach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最近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被調查的西德人，對今後十年的情勢發展感到懷疑和恐懼。其中十六歲至廿九歲的被調查者，竟然有百分之五十六希望不計一切避免戰爭，即使其代價是讓蘇俄佔領西歐，亦在所不惜。此外，三十歲以下受調查的人，只有百分之廿五認為民主制度是值得奮戰保衛的。他們之中有百分之四十五，希望西德走中立路線<sup>⑤</sup>。

從這樣的情況看來，蘇俄頭子布列茲涅夫十一月廿二日訪問西德，時機對他大為有利。預料布某又要大賣其和平共存膏藥，並挑撥西歐和美國間的緊張關係。

### 三、和平運動的衝擊

#### 1. 西德內政和外交的困境

當美國總統雷根宣佈要生產中子彈後，在比京布魯塞爾的北約總部便會流傳一個笑話說：在美國剛完成第一次中子彈實彈試射時，頭一名受害者就是西德總理施密特<sup>⑥</sup>。這實在是很扼要地說明了施密特目前的窘境。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德國共產黨（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KP）現有黨員約四萬五千人。據西德政府估計，該黨每年由東德支持活動經費在五千萬馬克以上。  
參見 Der Fischer-Welt-Almanach 80, Frankfurt, 1980, S. 117f.

註④ Der Spiegel, Nr. 25, 同前註。

註⑤ Der Spiegel, Nr. 48/23. 11. 1981, S. 58—70.

註⑥ Newsweek, 7. 9. 1981, p. 10.

「和平運動」的確給施密特政府帶來很大的困擾。首先他自己的社會民主黨左翼份子，便一心一意要破壞他在一九七九年贊成北約「增加武器」(Nachrüstung)的決定。他們不願施密特的反對，公開招兵買馬，大肆宣傳，響應「和平運動」。在十月十日卅萬人大示威時，社民黨的重要份子，包括聯邦眾議院議員在內，並由葉普勒領銜，大放高論，主張拒絕美國在西歐部署任何新武器，使得黨內鬪爭達到高潮。施密特和他的黨魁布蘭德，更不惜以公開信，互相指責<sup>②</sup>。

和社民黨聯合執政的中間派自由民主黨，也有黨內不和的現象。該黨主席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雖然支持施密特，但該黨老資格的政治家波姆(William Borm)却支持「和平運動」，並叫喊著說：「我們不是美國的核子殖民地」<sup>③</sup>。至於西德反對黨的保守勢力基督教民主黨，則支持美國在西歐部署戰術性核子武器。該黨主席柯爾(Helmut Kohl)就曾力辯，中子彈在對抗佔有極大優勢的華約坦克武力上，是一項有效的防禦和制止力量。因此，他認為社民黨左派正迫使施密特不能拿定主意，而拖延時日，將會嚴重危害到整個西歐的自由與和平<sup>④</sup>。儘管基民黨黨魁一向堅持親美政策，但黨內激進的新生代，却不作如是觀，反而支持「和平運動」。

由此看出，北約部署戰術性武器與和平運動，在西德三大政黨內，並沒有統一的步調。這對今後施密特政府政策的擬訂，當然愈為困難。

施密特政府最近為了一九八二年的預算問題，與社民黨和自民黨鬧得很不愉快。雖然最後各有讓步，但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已引起社民黨內的不滿，因為社會福利，正是他們吸引選民最大的本錢。目前西德的失業人數有直線上升之勢：一九八〇年失業人數為一百廿萬，一九八一年上升到一百四十萬，預料到一九八二年，會增加到一百五十萬<sup>⑤</sup>。社民黨希望提高稅率，增加就業機會。這些計劃，却不為自民黨接受。因此，自民黨隨時要脅，如不削減政府開支，將不惜倒閣，另謀出路，而和基民黨聯合組織新政府。施密特總理雖然讓了步，渡過了難關，但黨內左翼的壓力，正在與日俱增。

另外，美德關係的發展，也因西德內部情緒的緊張，而受到了不利的影響。雷根上臺後，決心重振美國的聲威，一方面要刺激經濟成長，大幅度提高利率；另一方面主張「實力政策」，增加國防預算，俾以強有力的軍備，嚇阻蘇俄的擴張野心。雷根這二項目標，都大大的影響到西德的政局。首先，美國的高利率政策，使得馬克幣值劇降，失業人數隨著增加，經濟成長停滯，外債高達一千億美元，人心不安。其次，美國堅決主張如期在西歐部署新式飛彈，增加武裝。西德人民認為，西德只有美國百分之

註② Der Spiegel, Nr. 41/5.10.1981, S. 17f.

註③ Newsweek, 同前註。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Der Spiegel, Nr. 46/9.11.1981, S. 17f, 同 Nr. 37/7.9.1981, S. 19f.

二·五的面積（二十四萬八千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十倍於美國，而美國百分之五十的核武器却部在西德，更使西德人心惶惶，害怕核子戰爭的毀滅<sup>⑭</sup>。這些因素，引發了西德人對美國的不滿，也使「和平運動」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美浪潮<sup>⑮</sup>。

較為突出的幾件反美事件：八月卅一日，一輛載有定時炸彈的汽車，在拉姆斯坦（Ramstein）的美軍軍營裏爆炸，造成十八個美軍，包括一名准將的受傷。數日後，美軍停駐在維士巴登（Wiesbaden）的數輛汽車，竟遭人縱火焚毀，損失不少。接著在一個週末的清晨，美國駐法蘭克福總領事的住宅，被暴徒投擲炸彈，幸無人傷亡<sup>⑯</sup>。

反美的另一高潮，要算是九月十三日美國國卿海格訪問西柏林時，四萬以上羣衆的示威。他們叫囂反美，要老美滾回去。西德政府雖動用了七千名警察，來保衛海格的安全，但仍有一千多名憤怒的左派份子，和警察大打出手，並且搗毀汽車，搶奪商店，發生很不愉快的暴力事件。過了二天，也就是在九月十五日清晨，美軍駐歐司令現年五十六歲的四星上將克洛森將軍（General Friedrich James Kroesen）偕同他的夫人前往海德堡（Heidelberg）總部途中，遭到恐怖份子利用俄製手榴彈的襲擊，所幸車雖毀，人僅僅輕微受傷<sup>⑰</sup>。

西德恐怖團體「赤軍連」（RAF, Rote Armee Fraktion）三、四年前曾殺害數名西德政要，嗣在聯邦安全人員地毯式的圍捕下，消聲匿跡一時；惟最近又利用「和平運動」，製造反美暴力事件，增添了西德治安單位的負擔。今後如何因勢利導，一方面妥善應付「和平運動」的衝擊，另一方面保障免於恐懼的自由，將是波昂當局刻不容緩的要事。

目前，波昂政府，能否渡過難關，主要繫於美蘇限武談判進展的程度。假如美蘇限武談判毫無進展，左派勢力與和平主義者發起大聯合，預定明（一九八二年）年四月社會民主黨在慕尼黑舉行黨大會時，發動七十萬人的大示威<sup>⑱</sup>，這將是歐洲歷史上破天荒的羣衆運動。無疑的，這是對社民黨施加壓力，並向施密特政府進行挑戰。

## 2. 西歐安全面臨考驗

根據北約盟國「彈性反擊」的戰略理論，未來歐洲戰場上的軍事發展，可能採取如下三種步驟：

第一回合：在西歐盟國加強國防武力之後，蘇俄並不使用核子武器而只以傳統武力進攻西歐，則西歐亦將以傳統武力抵抗蘇俄的侵略。

註⑭ Richard Kiessler: Anti-Amerikan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Der Spiegel*, Nr. 33/10.8.1981, S. 23.

註⑮ 同註⑭ S. 22-26.

註⑯ *Der Spiegel*, Nr. 37/7.9.1981, S. 116-118.

註⑰ *Der Spiegel*, Nr. 39/21.9.1981, S. 22-24.

註⑱ *Der Spiegel*, Nr. 46/9.11.1981, S. 14.

第二回合：如果西歐的傳統武力無法招架蘇俄的攻勢，而西德告危，那麼北約盟軍不得不使用十枚至二百枚的中子彈，以阻止蘇俄坦克的繼續前進，從而迫使蘇俄改變態度，並進行談判。

第三回合：若蘇俄玩強不屈，中子彈仍然無法把它帶到會議桌上，那麼美國就將被迫向蘇俄本土，發動核子攻擊，徹底消滅蘇俄的侵略野心<sup>⑤4</sup>。

美國政府認為，一旦歐洲爆發戰爭，在第二回合使用中子彈，便能有效地阻止敵人坦克的攻勢和減少防衛部隊的傷亡，也會減少西德人民的損害。

第三回合是核子戰爭，對人類的毀滅性太大不可輕舉妄動。因此，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曾作成所謂的「雙重決議」(Doppelbeschluss)，即一方面針對蘇俄積極在東歐部署SS20飛彈，北約盟國也要相對「增加武裝」(Nachrüstung)，在英、比、荷、義和西德等五國於一九八三年以後部署潘興二號和巡弋等中程飛彈；另一方面，同時和蘇俄進行限武談判。也就是雙管齊下，期能維持東西方軍力的均勢。

惟第二回合的中子彈和第三回合的中程飛彈在西歐的部署却導致和平主義者、保護生態主義者以及左派份子的羣起而攻，發動「和平運動」。反核之聲甚囂塵上。據最近的民意測驗顯示，有百分之六十六的西德人民，反對在西德部署核子武器，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贊成繼續推行「緩和政策」(Entspannungspolitik)<sup>⑤5</sup>。

從蘇俄的歷史發展來看，自昔日的沙皇到今天的共產政權，其擴張政策，一直沒有停止，並企圖進一步赤化世界。西歐卅年來相安無事，是北約盟國的嚇阻力量所帶來的結果。如果西歐摒棄美國，勢將失去防衛主力，而整個西歐的安全體系，也將失去重心，不攻而破。

### 3. 各國的反應

西德總理施密特對「和平運動」者所一再強調的耶穌「山中聖訓」所謂「創造和平的人是有福」一語，很坦率的表示，「山中聖訓」固然是基督信徒倫理的中心，但為耶穌在他那個時代所提示出來的<sup>⑤6</sup>。言下之意，是說時代和環境已經不同了；何況現在所面臨的，是現實政治問題。因此，施密特對「和平運動」的組織份子表明：「你們的原則，只能受到尊重而已。」這更明顯

註<sup>⑤4</sup> 聶崇章：美國中子彈和歐洲戰場，見〔中國時報〕，民國七十年八月二十日。

註<sup>⑤5</sup> Richard Kessler 同前註。

註<sup>⑤6</sup> Pazifismus '81, 同前註S. 24.

反映出，「和平運動」者拿不出有力的論證，仍是幼稚的。波昂政府的高級官員對這幫人還提出警告，不要成爲莫斯科的第五縱隊<sup>⑳</sup>。

誠然，「和平運動」給施密特政府施了很大的壓力。原先施密特贊成北約部署新型飛彈的決議，他現在不得不修正立場，要求美蘇儘速在一九八三年以前，就管制武器談判達成協議。

西德外長根舍，在蘇俄頭子布列茲涅夫訪德之前，發表談話說，儘管有人企圖混淆武器管制的願望，而使西德走向中立主義，這是絕對不可能的<sup>㉑</sup>。

英國外相卡林敦 (Lord Carrington) 也提出警告說，西歐「和平運動」浪潮的瀰漫，將使戰爭更爲可能<sup>㉒</sup>。余契爾政府已宣佈，英國不顧反核份子的反對，決定接受美國核子飛彈的部署。

荷蘭人民反核的和平運動，倡導最早。荷蘭政府好像也有意支持這項行動，執政黨甚至還將「和平」列入政綱，以爭取選民。十一月廿一日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五十萬人的反核運動示威，事後荷蘭總理范納特 (Anderies Van Agt) 公開表示，核子武器應予廢棄<sup>㉓</sup>。

至於蘇俄，它對「西歐和平運動」，則有如隔岸觀火，樂觀其成。當波昂舉行大規模反核示威時，俄共中央委員會特別呼籲西歐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在他們的國家部署美國的新式核子武器<sup>㉔</sup>。蘇俄的官方通訊社「塔斯社」(TASS) 隨後又報導，西歐各地最近發生的反核子示威，是對美國軍事政策「自然的否定反應」；又說雷根政府的計劃，是直接促使歐洲對抗升高的因素<sup>㉕</sup>。顯然的，西歐的「和平運動」，對蘇俄的宣傳攻勢大爲有利。

美國政府爲了安撫民心，首先派遣國務卿海格於九月訪問西德，試圖說明美國在北約部署新式武器的意義。他說：「如果我們沒有防止蘇俄軍事佔優勢的決心，那麼我們就無法以討價還價的方式來減少威脅」<sup>㉖</sup>。海格對反美示威表示遺憾，並很感慨的說：「本人謹以我國和在歐洲服役的幾十萬美軍袍澤之名義鄭重的表示，就是我們不同意你們的說法，我們也願意以我們的生命

註<sup>⑳</sup> 同註<sup>⑳</sup>。

註<sup>㉑</sup> FAZ, 20.11.1981.

註<sup>㉒</sup> FAZ, 28.10.1981.

註<sup>㉓</sup> 入路透社十一月廿二日，阿姆斯特丹電，見〔聯合報〕十一月二十三日。

註<sup>㉔</sup> 入法新社十一月十一日電，見〔中國時報〕，十月十二日。

註<sup>㉕</sup> 入合衆國際社莫斯科十一月廿七日電，見〔聯合報〕，十月廿八日。

註<sup>㉖</sup> FAZ, 15.9.1918.

來保衛你們說話的權利」<sup>④6</sup>。

美國副總統布希也表示，歐洲一些反戰的抗議份子，只是在模仿蘇俄的宣傳。如果在西歐禁止部署核子武器，將導致蘇俄支配歐洲大陸。布希對於西歐所謂的「和平運動」發言人的論調，竟然和莫斯科「塔斯社」與「真理報」的社論，顯得一致，更表示非常驚訝<sup>④7</sup>。

西歐「和平運動」浪潮的衝擊，最後還是迫使雷根總統改變了一向主張對蘇俄採取強硬政策的態度。十一月十八日，在布列茲涅夫訪德之前，雷根發表了就職十個月以來，最低調、最緩和的演說，以憂心忡忡的語氣，檢討人類企求和平的願望，並向蘇俄提出四點具體的建議：

第一、如果蘇俄拆除SS 20、SS 4、SS 5飛彈，美國準備取銷在西歐部署五百七十二枚的潘興二號和巡弋二種飛彈的計劃。

第二、美國準備明年儘快和蘇俄展開新的談判，討論大幅裁減美蘇戰略武器的問題。

第三、美國準備和蘇俄協議，讓北約和華約都維持相等少數的傳統武力。

第四、美國將再度提議舉行會議，找出辦法，藉以加強歐洲安全與安定，而降低發生突襲的危險<sup>④8</sup>。

雷根提出上列建議的部份原因，顯然是在應付西歐「和平運動」的現實環境，使他能在布列茲涅夫訪德之前，掌握宣傳主動向西歐作電視實況轉播，及時爭取民心。其用意至為明智。

#### 四、結 論

最後，吾人想簡單地回顧一下，現代史上和平運動有些什麼結果。

奧地利的千元先令(Schilling)大鈔上，有和平女鬪士蘇特娜(Bertha Von Suttner 1843-1914)的肖像。她是貴族出身女作家，一八八九年出版小說「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並以此為她的和平口號。一八九一年她又發起成立「奧地利和平之友協會」(Östr. Gesellschaft der Friedenfreunde)，一九〇五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sup>④9</sup>。「放下武器！」這個

註④6 同註④5。

註④7 入美聯社V華盛頓十月卅日電，見〔中國時報〕十一月一日。

註④8 見〔聯合報〕，十一月十九日。

註④9 參閱 Meyers Handbuch über Literatur, Mannheim, 1970, S. 861.



和平口號叫出來了，却難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後，在歐戰的廢墟上，又有人喊出「不要再有戰爭！」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發生了。六十年代中，歐美又有許多年輕人，包括基督徒、和平主義者，以及各種政治派別的人士，皆曾舉行盛大的和平大會。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越戰的擴大與升高，接着是蘇俄入侵捷克，北越佔領南越、高棉、寮國遭到赤化以及蘇俄進兵阿富汗。

這些活生生的事實，真令人懷疑「和平運動」的真實用意何在？吾人認為「和平運動」者，應該正視這個歷史上的慘痛教訓。

其次，最近在西歐瀰漫的「和平運動」，場面的確轟轟烈烈，示威遊行動輒十萬、二十萬，甚至三十萬人，形成一股反核反美的勢力。但在蘇俄、東歐或西歐國家，却少有反對蘇俄核子武器的示威運動。共產黨是搞羣衆運動起家的，煽動、組織、宣傳就是共產黨的三大法寶。十月十日在波昂的七百七十個示威團體中，竟然有一百個團體由共產黨指揮控制。這顯然證明親俄勢力從中推波助瀾，在西歐製造事端。因此，西歐的有識之士曾對和平運動者，提出警告：「我們在這裏拼命喊叫反核，那麼誰又能在莫斯科示威呢」<sup>⑤</sup>？

紐約「時代」雜誌曾就西歐的反核運動加以評論說，如果此項運動不予制止，將威脅到北約組織，而使北約成爲一個無用的概念；同時，用來對抗蘇俄侵略陰謀的能力，會遭到破壞<sup>⑥</sup>。「和平運動」的推動，令人感覺到歐洲人已失去對未來的控制<sup>⑦</sup>。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副研究員）。

註⑤ *Der Spiegel*, Nr. 46/9.11.1981, S.25

註⑥ *Time*, Nov. 16, 1981, pp.8-10.

註⑦ 同註⑤。